

墨棣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那时的金马寨还不叫金马寨。

那时候，金马寨还没有寨墙。那时，人们把这个村子叫朱楼。

至今金马寨姓朱的人还是这么说，他们这一支姓朱的人家
祖祖辈辈就住在这里的草房子里，在黄土地里刨食儿。



墨棣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乐土

LE TU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土/墨棣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0.4

ISBN 978-7-80765-227-4

I. 乐… II. 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487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86 000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7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引 子

那时的金马寨还不叫金马寨。那时候金马寨还没有寨墙。那时,人们把这个村子叫朱楼。至今金马寨姓朱的人还是这么说,他们这一支姓朱的人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里的草房子里,在黄土地里刨食儿。后来有一位老祖宗天天起五更拾粪,捡到了一块黄灿灿的马蹄金,一下子发了财,建了一座三明两暗前出厦的两层楼。那楼坐落的地势高,几里远都能看见,人们就称为朱家楼,顺嘴了,就叫成了朱楼。明嘉靖年编的中州县志就是这么写的:县西南二十里,有朱楼村,居漕河之南,村西里许为荆岗,多古木。户五十,人丁二百三十六,耕地千八百亩,坡地千二百亩。

不少人都说朱承训这一脉是正根,继承了祖业,他现在住的那座楼就是当年老祖宗建的。其实这是传说,那座楼早在清咸丰初年就拆了,不过在原地又盖起来了。不单是盖了堂楼,朱家还盖了东西厢房和五间临街房。东边还有一个跨院,那跨院里除上房是瓦房——那是仓库,其他的都是草房。南边临街的五间火山草房,原来是闲房,住个亲戚放个杂物,还做过一段私塾,到朱承训时,成了做酒的槽房。东屋喂牲口,西屋是厨房。那时候,匪患四起,南边和东边,在闹长毛、捻军,西边山里和黄河北边也有几班拉杆子的。起票的、砸明火的小股土匪也经常到处骚扰,有几亩地的人成天提心吊胆,难睡个安生觉。

朱家的祖上捡了马蹄金发了家,开始让孩子读书。熬到清道光二十三年,三十九岁的朱光庭中了个举人,后来赴了三次会试,都落了榜,年龄大了,不再去参加科考了,在家读书写字享清福,有人请他教学,他懒得干。俗话说,家有三斗粮,不当小孩王。当私塾先生是穷秀才的事,他是个举人,他要把自己的家业再扩大一些,他要做的就是多买土地,让子孙万代都吃喝不愁。老举人操心的还有两件事儿:一件是续他们这一支朱氏的家谱,同时,盖起家庙;另一件是把自己家的老宅子翻修扩建。精明的老举人认为放着钱没有盖成房子保险。他准备花三五年时间,重整家业。

也可能是祖先把平安年景都占去了,也许是一个举人把朱家的地力揭去了,

后人连一个秀才也没考上，又遭了年景，房子刚盖了一半，各处的匪情就纷纷报到了衙门。

开封的巡抚衙门向中州县行文，准请拨粮建寨。县里几处大一点村落的会首执事们，都纷纷动了手。朱楼村当时的人口不足五百，人虽不多，但因朱光庭是个举人，虽没当官，在州县衙门里还是很有面子的，修寨的粮很快就批下来了。所谓批粮，也就是在当年该封的官粮中减少了些。指望那是远远不够的，各家还要兑粮。在朱楼村北边的小冯湾，也有十几户人家，也愿兑粮，条件是有事了他们也能躲到寨里去住。这条件其实不算个条件，因为在小冯湾，家家都和朱楼沾亲带故，有事能不管吗？寨打成后，不但小冯湾，就是方圆十里八村的人家，一有什么动静，很多都到朱楼去跑反。

让老举人欣慰的是，家谱总算修好了，他们这一支朱家与文公紫阳先生联了宗，这在老谱中是没有的，所以，至今金马寨朱家的后人都还称是朱子一脉。为什么不说是朱洪武的后人？那毕竟是大清的天下，他们不是不想，而是有所忌讳。现在，朱氏家谱中“光宗恒义，承继家风”的谱系还在流传，很多人家在给孩子起名时还在使用。

修成的家谱还要请人刻印，还要招呼自家的房子，如今又要修寨，老举人不胜其忙，也不胜其烦。那年头，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。老举人想着咸丰爷要把大清中兴，可得到的消息不是战败赔款，就是骚乱匪情。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朱家引为骄傲的洪武爷的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方略会在他这一代人身上再演练一次。老举人感到力不从心了，不想管那么多事儿了，但他在村中的地位决定他不管还不行，这修寨墙的差事，就让儿子去做吧，大儿子朱宗保三十多了，太平日子过惯了，也该历练历练了。

老举人父子请了风水先生，带着自家请的掌作匠人赵师傅——一位善于测量放线设计图样的老木匠，围着村子转了几天，最后定下了方案：整个寨墙呈正八角形，合着后天八卦的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的八个方位。每一边长六十六丈。寨墙外挖一圈两丈宽的寨壕。寨墙最低处要有八尺高，地势低的地方一丈有余。寨墙宽一丈五尺，顶宽八尺，外边做三尺高的女儿墙。除了三座寨门用砖砌外，其余全部用夯土墙打成。因为北边占着坎位，留门不吉利，那里又是朱家的祖坟地，所以，老举人坚决不让留北门。虽然他知道这会挫伤北边那个小冯湾村的建寨积极性。

寨墙动工了，朱家宅院的修建也近了尾声。他们翻新的楼房、厢房都是混砖到顶，五间临街房是里生外熟，清一色的小蓝瓦。朱家的家庙也建好了：临街三间，中间一间是过庭，进去是一个小院，中间是三间拜殿，再过去是一个大院，大院后边是三间楼。院里栽了四棵柏树。这四棵树是从西山移出来的，都有对招

粗了。移树时，去了十几个小伙子，四辆牛车，挖的根大，带土也多，一车拉一棵，竟也都栽活了。

老举人从临时住着的跨院里搬回到了翻新的堂楼上了。可朱宗保管着修寨墙的事情，进展得不顺利，还传出不少闲话。有人说朱家把打寨的粮用在自己盖房上了，没把打寨当回事。这话传到了老举人耳朵里，老头儿很生气，他的确没有占大伙的一点便宜，自己兑的粮也是最多的，占的地也最多，连寨壕在内占的四十亩地中，他们家的就占一半。另外，他还把自己准备盖跨院临街房的五棵大榆树捐出去做寨门了。虽说那树是被木匠截短了，还可以做家具呀。

为了这几根大梁截短的事儿，老举人虽然生气，也没责怪赵师傅。可赵师傅是个火暴脾气，还是用斧子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砍下一节，用香灰包了包流血的手，带着木匠家伙儿走了。赵师傅手艺高，记性好，什么尺寸都是只量一遍，从没有出过错，在朱家栽这个跟头，有人说是徒弟挨了打，记恨师傅，偷着把墨线给他改了，有人说是他喝醉了，弄错了尺寸。反正是从当大梁的榆树上锯下的那尺把长，是接不上了。因为已经花了不少钱了，老举人只得又买了几棵小点的榆树做了大梁，原来计划也建成瓦房的跨院临街房，只好改成了火山墙的草房。

寨墙进度慢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心不齐。当时，村上姓康的人家也不少了，他们是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两兄弟，人丁兴旺，到咸丰年间已有了近二百口，超过了姓朱的人口。朱康两大姓是面和心不和。传说早辈子姓朱的一家生了个儿子，看看对门康家新盖的三间房子，心生妒意，给儿子起了个名：朱得康。想想吧，猪得了糠，那还肥不起来？没多久，人家康家也添了个小子，起名叫康有信。谁都知道，毒药砒霜就叫“白信”，也称为“信”。你不是猪得了糠？我这糠里有“信”，毒死你。结果两家的孩子都是病病灾灾的。后来请算卦先生看，说两个孩子的命都不错，就是名字太毒了，要改了才好，后来，姓朱的把孩子改名为朱德禄，虽然没做官吃俸禄，可要了几顷好地；姓康的把孩子改名为康有良，虽说没有发大财，可学了一手好手艺，一辈子也吃喝不愁。多少年了，两大姓的关系时好时坏。现在，虽说康姓人口多了，但他们没有有钱有势的大户，遇事没人出头。听说老举人想把村名改为朱家寨，康家人不愿意，又没人出面说话，干活时就怠工，寨墙进度不快。

干手艺活的多是请的外边的人，三处寨门都修成了，木匠、铁匠、泥瓦匠都走了，只剩下打寨墙的土工活，就是往寨墙上抬土，打夯。靠边的用碓杵夯实。已经把从南门到东门、从南门到西门的寨墙都打好了，东门往北也打好了二十多丈了，康家的人借口收秋停了下来。

老举人每月总会到县衙一两趟，听说了黄河北边的土匪过河抢东西的消息，河阴县的几个村已经被抢过了，风传土匪准备与西山里的杆子合起来，有一百多

号人了，他们还有洋枪。老举人也从衙门里证实了消息，着急起来。他很清楚，土匪来了，吃亏的还是自己，小户人家是不怕的，大不了抢他们一点粮食，而他们朱家是万贯家财呀。要是被抢了，或是绑了票，家业就不保了。他叫儿子召集全村的乡亲，在朱家家庙里开会，商量怎么办。那一天，人到了不少，外姓人想看看朱家的家庙到底有多气派，本族的指望着老举人给点什么好处。

人到齐了，老举人朱光庭拄着拐杖来了，给大家拱拱手，坐在拜殿门口的一把罗圈椅上，在会上向大家许了五件事。

一是寨墙打成后，村子不再叫朱楼，也不叫朱家寨，叫金马寨。老举人说，王莽撵刘秀时，刘秀骑了一匹骡马，在西山的柿树下生了一匹金马驹，那马驹，见了王莽的兵，尥蹶儿就跑，蹄子跑过的地方，刨起的泥里头有不少马蹄金。王莽的队伍只顾找马蹄金，让刘秀跑了，气得王莽杀了不少人，那些被杀的兵，就是贪财。自古就是外财不发命穷人，得了马蹄金，不死也要发发昏。那些兵不是捡马蹄金，是得了不义之财，抢了老百姓。咱打了寨，把金马驹圈到咱这寨里，家家户户都平安发财。咱这村，就叫金马寨。

老举人说了这一条，平息了两大姓的怨气，特别是康家的人，都很服气。其实老举人也是早就不喜欢朱楼这个村名了，他中举后，路上碰见一位同榜举人，那人姓纪，人称纪二烟袋，是为了区别纪大烟袋纪晓岚，这人除了掂着一根大烟袋和纪晓岚一个德行，才气差得很远，但嘴上的功夫还行，特好跟熟人开玩笑，占点嘴上的便宜。老举人问他去哪儿，他笑笑说：回去给我准备酒菜，我到县衙办点事，回来我上恁朱楼去。老举人回家准备了酒菜，等到天黑也没见纪二烟袋的影，想起他那一脸坏笑，老举人一拍大腿明白了：原来纪二烟袋在占他的便宜，他把朱楼的朱的平声读成上声，成了主楼了，那是放祖宗牌位的地方，看这亏吃的！虽说后来纪二烟袋挨了他一顿骂，做东请了朱举人一次，可这毕竟成了一段轶闻，老举人一直不能释怀。借这次打寨的机会，把村名改了，该是一举两得的事儿。

老举人说的另一条，就是在打寨时可以就地起土，挖寨沟里的土不够用时，不用再到岗上运土，费力耗时。这大家都清楚，北寨墙外边，都是朱家的地，人家愿意吃这个亏，谁还有啥说的。当然老举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那些地本身裂碾石头多，成不了好庄稼，挖成坑后，平一平，引水种上莲菜，比种庄稼强多了。

还有一条，老举人愿意带头把自己家的牲口打寨用，这话一说，台下的人都说也把自己的牲口牵出来去打寨。老举人笑了。

第四件是说寨墙打完，朱家杀两口猪，摆一次神会。这更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，都好像闻见了猪肉粉条的香味，看到了往年神会的社火队一样，互相说笑起来。

老举人说,还有一条,等寨打好了,请唱梆子的名角胡羔唱三天戏。不过我这要跟大伙儿商量商量,到时候肯定家家都来不少亲戚看戏,要是大家嫌麻烦,也就算了,看看乡亲们愿意不愿意。这话一出口,人群中嗡嗡一片,都说愿意,愿意。有一个愣头青说了句,谁不愿意是小舅子,马上遭到了本族长辈的一阵臭骂,说他不该在老举人面前放肆。过去,能看场戏,就是过个大节,何况又是那么一个大名角,谁不想看看胡羔到底长的啥样,有的还开始盘算到时候都去接哪些亲戚。

五条说完,老举人看到台下乡亲们涨红的脸,拱拱手拄着拐杖回去了。第二天,工地上人都上去了,人抬牲口拉,好不热闹。

转眼交了腊月,西北角还有二十多丈一个大口子,土地上了冻,挖土很费劲,进度很慢,大家也都有些泄劲。这一天,有两个陌生人,来村里卖山里红,最后从西北角的口子里出去了。有人说是土匪的探子,老举人听说也急了,让老大扶着他到村外转了转。当时那里家家户户都种高粱,高粱秆就叫秫秆。人们把秫秆捆成捆垛起来,就是一年的柴火。老举人看到那一垛垛的秫秆时,昏花的老眼发出了亮光,点点头微微笑了笑。当夜,西北角的漫地里,点起了几堆秫秆火,有人不断地往上拉秫秆。说是怕土匪夜里摸到寨里,还说听见锣响家家的年轻人都要起来。老举人还传了话,明天,大人小孩,男女老少都去看打寨墙,给干活的人鼓劲。晌午每人给两个白蒸馍。

第二天,果真到了不少看热闹的。在夜里烤过火的地方起土,冻化了,挖土不费力了,干活的人也有劲了。朱宗保对看热闹的人说,你们谁去谁家的秫秆垛上拉秫秆,十捆秫秆换一个大铜子。

这个账小孩也会算,用这钱买柴火烧还使不完呢。于是,老的、小的都去拉秫秆去了,有的人还回家把闲着的人,甚至走亲戚的也叫过来拉秫秆。

那些秫秆都是捆好的,抓着捆成“秫秆疙瘩”,也就是根部的“腰子”,在地上拖着走就行了。小孩子没力气,就一手拉一捆,有些力气大的,就用一根绳子,一头拴五捆,然后把中间的绳子搭到肩膀上,在地上拖着,一趟正好一个大铜子。

拉到寨墙跟前,有人查数给钱,有人把秫秆一捆一捆接过来,把带根的一头向外排齐,压上一层土,再摆一层秫秆,再压一层土,到晌午错,那个大口就挡了起来。秫秆成了寨墙,老人小孩一人分了两个白蒸馍,怀里揣着铜子,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打寨的人吃了白蒸馍,喝了朱家的长工挑来的热茶,一个下午,就在上边加了一尺多厚的土,和别处的寨墙一样,都是八九尺高了。靠外边打了三尺高的女儿墙,总共一丈二尺高;一般的人是爬不上去的。上面来不及打夯了,大家就在上边来回走走,把土踩实。

第二天就是腊月初八,村里人本来想着节气里,不会有什么事儿,又有了寨

墙,家家户户都吃了主妇们半夜就起来做的,放了豇豆、绿豆、柿饼、大枣,再加上其他的五谷杂粮,主料是小米的腊八儿米饭。十冬腊月,没什么农活了,有人就想出去串门。这时候,寨里响起了锣声。年轻人掂着家伙上了寨墙。果然看见西北角来了一队人马,跑到离寨墙有半里地的河边上停住了,骑马的那个人对一个人嚷了几句什么,还打了那人几个耳光,有人眼尖,说挨打的就是那个卖山里红的,可能是土匪头认为他谎报军情。他怎么也不会相信,那么一个大口子一天会打成。看着寨里人有了准备,土匪们只好放了几声火铳,悻悻地向西山去了。

老举人说话算数,挑了两口肥猪杀了,像摆神会一样,请各家的当家的去吃喝了一天。那三天大戏没唱,因为快过年了,都该忙了。到了正月十五,戏班子请来了,一连唱了五天。从那以后,“金马寨,打得快,秫秆疙瘩根朝外”的民谣传开了,老举人也被人说是刘伯温转世的神人了。几件事情办成了,老举人松了口气,病倒了。

来年,南方清剿太平军的战事稳住了局势,中原几个省着力治理地方小股匪患,当年收成也好。老举人的病体日见康复,就想把修寨之事立碑纪念。老举人亲拟了碑文,适逢佳节重阳,请了三五好友,吃酒赏菊,说是把碑文商量润色一番,不过是借机向老友露露才。纪二烟袋早就听说老友修寨的逸闻,真是有胆有略,不像他老纪只会卖嘴,心里极为佩服,特地也来捧场,头一天就来到了。

从东门里的坡道上去,六尺来宽的墙面上就像一条没有车辙的大路,平时除了小孩跑上来玩玩,就是打更的人夜里提着灯笼转一圈。大人整天忙活,很少有人上去,有几处长了尺把深的青草。老举人一手拄着拐杖,朱宗保象征性地招呼着,几个人边走边说。寨里家家炊烟,鸡犬之声,不绝于耳。几处果园,晚熟的梨枣压弯枝头。寨外田畴井然,秋分已过,几处农人正在摇耒赶种小麦。寨壕里时不时有鲤鱼跃起,已经开始枯萎的荷叶晃了几晃。

三处寨门口的寨墙比别处要宽几尺也高几尺,女儿墙也是砖砌的——与下边的砖砌寨门连成一片。每个寨门顶的寨墙上摆着两尊红衣大炮,炮口对着大路。纪二烟袋拍了拍南门上的大炮,炮筒发出嗡嗡的铁音。他问朱宗保:这炮能打多远?朱宗保说,买回来就试过一回,装了三斤火药,打到了前边的十字路口,有半里多吧。

老举人一手扶着墙垛,正在向远处眺望。看着寨外良田,寨内豪宅,说不上大富大贵,也可保子孙无冻馁之忧。他想起《南史》里梁武帝说的“我国家犹若金瓯,无一残缺”的话,自己俨然成了小诸侯。寨西有山,寨北有水,金马寨有王者气。但这话断不可出口。正想着,纪二烟袋来到身边,指指画画地说道:年兄这小城真是固若金汤,可安享诸侯之乐了。老举人听了,吓了一跳,想着被他看破心思了,那传出去,可是不得了。连忙说:不敢有非分之想,垂暮之年,能保一

方平安足矣。其实纪二烟袋不过是随便说说,并无别意。几个人说说笑笑,老举人来了兴致,对大伙拱拱手,说道,老朽现有几句歪诗权博诸位一笑。纪二烟袋赶忙说,小弟等洗耳恭听。

协杖登高处,
重九又一秋。

好。老举人话音刚落,纪二烟袋就带头叫好:切情切景,好诗好诗。

老举人朱光庭写诗不过是偶尔为之,自知没什么诗意,见众人说好,忙说:献丑献丑,不过应景之作。诸位请听:

桑麻情得得,
梨枣意悠悠。
鱼跃惊残荷,
蝉鸣撼古柳。

又是几声叫好,纪二烟袋不顾也上了年纪,手舞足蹈说,好个“鱼跃惊残荷”,有小李诗风。堪与随园老人比肩。贵同宗竹村先生亦不过尔尔。快往下说,结句是什么?

老举人知道袁子才,朱竹村乃国朝诗界领袖,纪二烟袋这个马屁拍得也太大了。不过说得也不算太离谱,一部《随园诗话》朱光庭也不知翻多少遍了。对于尾联,老举人已是成竹在胸:些小刀马客,敢窥我金瓯。但这话口气太满,露了王气,恐惹是非,不妥。略事沉吟,想起了筑寨墙时的一波三折,老举人脱口而出:

嘣嘣一老骥,
举家筑金瓯。

纪二烟袋这次叫好,是真的服气了,他说,年兄这诗与立寨的碑记,可以说是珠联璧合,少不得也要刻到碑上。老举人谦虚道:权作引玉之砖,还望各位赐教。

边说边走,已过西门,远远看见有三只黄鼠狼跑来跑去,像在打架,见来了人,钻进一个洞里不见了。纪二烟袋走得靠前,忽然脚下一软,陷下一只脚,朱宗保赶快去扶着,他拔出了那只脚,出了一头虚汗。他问:这儿就是秫秆打的吧?朱宗保说就是。怪不得呢,你看前边还有几个洞,许是雨水钻的。他前后看了看,说,这里可是乾位呀。

朱光庭听了这句话,脸色陡变,跌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朱宗保只好叫来两个年轻人把他抬到家里。

不想老举人竟是一病不起。临终前,他嘱咐儿子,那段寨墙一定要补好,还有,决不能有再叫朱楼之念,朱家寨也不行,这寨先天乾宫不足,不宜男,后世子孙,凡事不可强梁。能让人处且让人。老举人走了,老百姓说他是为打寨劳心太过所致。老举人受到了知县的褒奖,都赏给了什么东西,没人说得清。都知道的是,知县送的那块刻着“德惠桑梓”装金大匾,与他刚中举时得的那块镌着“文魁”的大匾,平分了大门楼的秋色。那通刻着朱光庭亲撰诗文的金马寨筑寨纪事碑,立在了南寨门口。

后来的一支长毛队伍和民国初年的几次闹土匪,都被寨墙挡住了,有一回寨上打了几炮,没打着近处的土匪,却打到了远处的头目,吓得他们赶紧撤了。金马寨成了远近有名的模范。冯玉祥住在中州时,还到金马寨视察过。但这寨墙没挡住日本人,先后两次在金马寨住了大太君。寨墙更没挡住解放军,一九四八年的八月十六,打下了中州城的解放军,两炮轰塌了东门,寨里一个连的中央军向西逃去,在丘陵地遭到解放军的阻击,死伤了十几个,剩下的全部做了俘虏。

谁当皇帝给谁封粮，种地拿差事的庄稼人，是数着节气过日子的。上古的中原人发现了一年里有很多重要的气候变化的时刻，就把那些日子定为二十四节气，每月的第一个节叫“节”，第二个节就叫“气”，庄稼就按着这些节这些气，该种的种，该收的收，该藏的藏。

人们说的节气，涵盖了过年之外的所有值得喜庆、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像五月初五，八月十五，这是人们念想的日子。人活在阳世上，不管享福受罪，也不能忘记祖宗，忘记那些成了仙做了鬼的先人，于是，除了清明之外，就又有七月十五，十月一儿的鬼节。二月二，三月三，六月六，七月七，九月九，都有说处，大小也得算个节。每家每户的老人寿辰，小孩做九，过世人的周年，修房盖屋，婚丧嫁娶，虽不算节气，也是当节气过了。至于庙会，神会，唱戏说书，也是早多时就巴望着的日子，跟节气差不了多少。在这些日子里，庄稼户至少有两种享受：歇歇身子；吃点好的。节气成了人们生活的支点。

三十岁就成了六百亩地的掌柜的朱承训，哪一天都像是过节气。

作为老举人的第五代嫡孙，朱承训是他爹的老生子，在自家跨院的临街屋里，念了五六年私塾，还没等到下考场进个秀才，科举就取消了。他到中州城里，住在比他大了两轮的大姐家里，读了几年洋学堂，年过花甲的父亲就卧病在床了，那么一个大家，就靠他来支撑了。几年后，父亲去世，不到三十的他，开始被人称为老掌柜。

当了十几年的家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朱承训还是很得意的，常常拈着几根胡子偷着笑。他常说，知足常乐。朱承训颇有自知之明。他没有祖爷爷老举人那样的本事，经他手没再盖过一间房，没再置过一亩地。不是自古就有创业难，守业更难的话吗？他能在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守住祖传的家业，也算不容易了。军头多，世道乱，他七灾八难的也过来了。经他手还开了十来亩菜园，打了一口井。菜园地中间的井台上，常套上一匹骡子，拉起水车，那清凌凌的井水，就从木制的水斗里带了上来，倒在水槽中流到一深一浅两个砖砌的水池里，再流进龙沟，最

后到菜畦里。两个池子时间长了,里边长满了绿苔。深一点的池子是方便人们挑水,外边浅一点的池子专门是为了让人洗衣裳。那深池子里总是满满一池清水。路过的人多会绕上几步走过来,捧起水喝两口,说上两句,夸夸他们的菜园,夸夸他们的骡子,指指水车,嘴里啧啧地发着赞叹:看看这菜长的,一亩园十亩田哪。在菜园庵里吸水烟的朱承训,噗的一声把烟灰吹出来,从里面走出来,对来人一笑:游来啦,去黄瓜地摘几根黄瓜给恁爹(娘)捎回去,让他(她)尝个鲜吧。老掌柜知道这家有老人。要是那人家里老人不在了,他会指指井台一圈的桃树说,给孩子们摘几个桃吧。来人往往也不客气,因为训爷说过话了,你不摘,他会生气的,咋啦,叫我给你下手摘呀!见你动了手,他端着水烟袋扭头就走了。你随便摘吧,他知道你也不会多摘。带了一手巾兜黄瓜呀、桃子呀回到家里,把孩子们叫到跟前,那人得意地说,这都是训爷叫我给你们捎回来吃的,以后不要去训爷家的菜园里费手了,也不要再去他家的梨园偷瓜果了,我要是知道了,可不把你的瓜子剁了。孩子们该吃就吃,可不管这啊那啊的。谁家的瓜果偷着得势,就偷谁的,哪怕是自家的,也会领着小伙伴去偷。偷个生瓜梨枣的,谁也不会当成贼,何况训爷家的果园有好几处,桃杏梨枣、柿子石榴有的是。他家还有几十棵苹果树,这在当时当地是稀罕物。刚落花挂了果,园子没人看,孩子们就会开始偷着摘了。虽说果子熟了,训爷会让人给各家送去点,那也没有自己偷的涩梨青杏吃着得劲。水果大下来了,村上的人会吃多少?更多的还是让贩子们车推人挑地送到了城里。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,中州城有一个说法:“城北的瓜子儿城南的梨,西南山的烘柿甜似蜜。”说的就是州北边种捏瓜的多,只要有熟瓜了,到地里随便吃,留下瓜子就行,等到捏瓜大部分熟了,家家户户都把木制的轧子机搬到地里,把砍开的捏瓜放进去,轧出汁水瓜瓢,留下又大又饱的瓜子卖到城里,成为书棚、戏园、茶馆、妓院的爷儿们、太太们的闲嘴儿。那一地的瓜皮、汁水成了好肥料,下一季就成好麦子。

城西南多为山坡地,柿树多,品种也多,有的柿子削了皮,晒成了柿饼,柿皮晒干了,也可以当馅儿包包子,吃起来跟放了糖一样。有的柿子要在温水或石灰水里泡上几天,除去涩味,叫漉柿。漉好的柿子吃起来脆甜。在树上长熟的只有烘柿,又软又甜,被小贩们挑着走街串巷叫卖,谁秤受(柿子的土音)呕——,卖受哩!不大会儿,大人小孩围满了挑子,捏捏这个说,这个不软,放下又拿起那个一捏:这个也不软。又拿起一个,连声说:这个中,这个中。放到了贩子的秤盘里。到后来,那不软的也给捏软了,买回去,吃着就有点涩,卖柿子的已经走远了。这种烘柿,最对没牙老头儿老婆儿们的口味了,买回家去,小孙子小孙女也会和他们抢着吃,吃得脸上、鼻子上红赤赤的,老奶奶就拉着他们的手,叫奶奶给你擦擦,我给你破个谜,猜着了再吃,猜不着就不叫吃了啊。小孙子瞪着一双大

眼睛看着奶奶。

破谜猜,破谜猜,狗咬叠洞血出来,猜吧。

小孙子猜这个,老奶奶说不是,猜那个,也不是,实在猜不出来了,瞅奶奶不留神,一手抓一个,扭头就跑,背后传来了奶奶的一声笑骂:这个鳖孙。孙子知道那不是骂他,是奶奶待见他。有时候他也会歪着头想:骂我是个鳖孙,爷爷奶奶不成了鳖了吗?还小,他不知道,这是中原人骂孩子的幽默:拿自己说事,爷爷奶奶骂什么什么孙,父母只能骂什么什么娃:你个兔娃孩子,你个狗日的。如果也骂一声鳖孙,爷爷奶奶就会不高兴,外人听了,也会笑话。

小孙子聪明,指指筐子里的烘柿说,就是这,烘柿。奶奶笑了,抓起几个塞到他手里,夸他说:这个鳖孙不憨,比恁爹强,小时候,恁爹就没猜出来,一边吃去吧。小孩也知道:吃烘柿拣软的捏。就挑了几个软的,一蹦一跳走了。

说到城南的梨,那是以金马寨的最为有名,金马寨的梨,又数朱承训家的最好,不但好,而且多。去他的园子里发水果的也就多,常常跟赶会一样。他家的梨,品种也多:水白梨吃着脆甜;沙白梨有点发艮;最好吃的是甜瓜梨,还有香蕉梨;大鹅梨疙疙瘩瘩的,又涩又硬,但放一放再吃,酸中透甜,还有点面。这都是小贩们的抢手货。这些没有了,那些灰不出出的算盘子大小的沙梨,土黄色中透出红头的药红梨,小贩们也要。这些梨,生吃不吃,但煮熟了吃,可以败火刹食气。老掌柜朱承训半晌午到几个园子转一圈,就把一天的进项估摸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场光地净了,老掌柜还是像往常一样,吃罢清早饭,出寨门到地里转一圈。最远的一块坡地,有三里来路,转一圈到家,正好晌午,到自家酒馆看看,他家每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做酒了。要想富,卖酒醋。这酒馆是经他手开的,一天蒸三甑白酒,多了出个二百多斤,少了也有个一百七八十斤,每天都有人或挑着或推着外面编着荆条、里面衬着油纸的酒篓往城里的饭馆里或小铺里送。回来交柜的就是现洋。这进项,比卖瓜果还多。

朱家的酒馆里,靠墙一溜摆着七八个大酒甬,伙计们正在忙活,有的在往锅底加煤,有的在往锡锅里换凉水,还有一个师傅在看着接酒。屋里热气腾腾,房顶上聚着一层水蒸气。人们纷纷跟老掌柜打招呼。老掌柜从当中盘的大锅台转到后面,见火上坐着大铁锅,大铁锅上架着蒸酒用的桑木箍成的半人高的木甬,像一只立着的大水桶,里边装满了秫秫、玉米等杂粮磨成的糝,加曲发酵后成了蒸酒的“料”。火上来了,甬里发出一股甜丝丝、酸溜溜有些刺鼻的曲香。甬上面是个大铁盖,铁盖中间有一个盆大的圆窟窿,锡锅放上正好压得严严实实的。锡锅当然是锡做的,一圈的凹槽里有人不断地加凉水,锡导热快,从木甬里冒上去的酒蒸气遇到锡锅外层凉水散发出的冷气,凝结成了一滴滴的白酒,从锡

锅顶上向下滑到一圈的小沟里,最低处焊着一个铜嘴儿,那新出锅的酒就从那铜嘴里哗哗地流向下面放着的接酒的小缸里。在老掌柜眼里,那一溜流着的新酒就是一串珍珠,落在酒缸里,还在泛着珠子一样的酒花。不用问,这甌酒成色错不了。正接酒的伙计从案上拿了那个带着小把儿的锡做的小酒吉儿,对着铜嘴儿接了一杯,老掌柜接过来,看看那慢慢落下的酒花,抿一小口,咂咂嘴,品品,不错,咽下去跟火炭一样。

“酒头”过了,那劲太大,这会儿的酒喝着正得。训叔。伙计向他笑了笑。

咱喝这可惜了。老掌柜平时都是喝点酒梢,不舍得喝好的。

今个料对达,出酒少不了,成色也错不了,给您多接点儿吧,叫俺婶子也尝尝咱的二锅头,看比她娘家的差不差——师傅是老太太从娘家的伙计中找的,知道她会喝酒,拿一个粗瓷碗接了大半碗。看看碗里的酒还在冒酒花,老掌柜笑着接过来,端着出了槽房,去堂楼了。

堂楼中间是三大间,抬头会看见四架一搂粗的榆木大梁,横架着三把多粗的棚梁,一根根都刨得溜光,那棚梁上铺着寸半厚的杨木楼板。年载太多了,大梁、棚梁、楼板都黑黝黝地发着暗光。东边离前墙不远是一个耳房门,里边是老掌柜的卧室,当然,朱承训是在他的双亲都下世后搬进去的。靠里一点是楼扶梯,也是木制的,踏步边上有明显的磨出的痕迹,看得见灰白的木头茬。

正冲门的后墙上,是一幅清初傅山画的山水中堂,两边是一副发黄的对联:“吃尽人亏真铁汉,做完己事是英雄。”苍劲的汉隶显得典雅古朴。落款处有几个字被老鼠咬过,看不出是谁写的了,“汉”字的三点水也少了两点。这副对子,据说是老举人的一个朋友写的,舍不得挂,一直珍藏着。家里还有不少字画,朱承训最喜欢的是这一副,说是对自己的心思,就挂了起来。有个朋友说可以找人把破了的地方补一补,再揭裱一下,就是新的了,被老掌柜拒绝了,说世上的事,没有十全十美的。后来,日本人来了,松井太太君听说朱家有不少字画,就上门去,说是看,实际是要,朱承训不敢得罪,就让他挑了几幅,太太君把这副字看了又看,看样子也很喜欢,毕竟有点残缺,最后还是放下了,这让朱承训长出了一口气。几幅字画,换来了金马寨的短时平安,松井太太君没几天就下令撤出了金马寨。朱家就声称是他们的功劳。其实,是日本人知道了西山有游击队活动,他们奉命向开封集结了。

字画下紧挨着的是核桃木的条几,条几前是一张大方桌,两边两把罗圈椅。老掌柜说这些物件都是老几辈传下的,除非家里娶媳妇打发闺女,不再买家具,就一直用着。

方桌上早准备好了四样小菜,一盘猪头肉,一盘炒鸡蛋。还有两个菜是随季节换的,黄瓜、茄子、冬瓜、豆角、笋瓜、瓠子、白菜、萝卜、荆芥、韭菜,不断头,地里长

什么吃什么。现在没什么青菜了，大白菜还没下来。今天吃的是烧冬瓜、炒豆芽，给老掌柜做了一个煎豆腐，一个花生米。桌上还有一个小碟，这是一年四季都不断的熟秦椒酱，这是老掌柜的心爱，把切好的辣椒连籽放到冒烟的热油里一煸，倒上自家晒好的豆瓣酱、葱花儿，搅几下出锅，酱熟好了，给老掌柜盛一碟，往往锅里还有不少，厨上就刮到一个碗里——要是菜不足，这就是他们的下饭菜，厨上也喜欢这个。有时来了远亲戚，或者是外边什么人来家送货送东西，过了饭时，老掌柜总会让人把他们领到厨房吃饭，厨上就会先端上一盘馍，把那半碗秦椒酱往旁边一放，拿起火柱走到煤火旁，装出要扎火的样子说，我搗开煤火给你炒个菜吧？客人看见那油汪汪的秦椒酱，肚子就咕噜咕噜叫起来了，连忙说，这就中，这就中。抓一个馍蘸着秦椒酱早已大口吃起来，厨上也就放下了手中的火柱——他正懒得动手呢。往往几个馍下肚，客人就打起了饱嗝，喝一碗厨上倒好的凉茶，摸摸嘴，打着饱嗝出了厨房。时候长了，老掌柜就落了个好名声：朱家虽然有钱有势，可不嫌穷亲戚，也不嫌下力人，待人实受。

要说朱家熟的秦椒酱，金马寨很多人家也会做，只是没有朱家的酱好，更没有人家的油水大。朱家的秦椒酱，里边的豆瓣软香，辣椒籽嚼一嚼，像芝麻一样，也是香的，葱花吃透了油，那味道就不用说了，吃出来一个瓜子，先咂咂那壳上的咸味、辣味，再把皮磕掉，慢慢地嚼瓜子仁，这时候老掌柜的脸上常会有种满足的笑容。

菜都弄好了，老掌柜就坐在罗圈椅上，慢慢地喝起酒来，不大会儿，老婆儿端上了一大碗捞面条，已经拌好了浇汤，还放了蒜汁，老掌柜用筷子搅了搅，看看那薄生生、韭叶一样均匀的面条，用筷子一挑，多长的条，不用问，是老婆自己动手擀的，她娘家虽也是个大户人家，但规矩也很多，她从小也学了一手好茶饭。她到厨房，不论擀面条还是蒸蒸馍，厨上都很服气。知道老头好吃捞面，不管伙上做啥饭，她都要亲自下厨房给老头擀两碗面条，这成了习惯了，厨上往往提前已经把面给和好汤上了。

老掌柜用筷子叨起面条，尝了一口，多少有点淡，就把秦椒酱挑了一点，放到碗里，搅了搅，再叨一筷子，正好，没怎么嚼，就下肚了。老掌柜心里说，娶这样的老婆，这一辈子不亏了。这时候，老婆又端来一碗，说了声，不够了，还有一碗，就盘腿坐在另一把罗圈椅上，开始搅那碗里的面条。

老掌柜站起来，端起酒碗，走到桌子西边，轻轻放到桌子上，说了声：今儿刚接的酒，成色不赖，我喝过了，这你都喝了吧。

你再喝点吧。

今儿喝得不少了。

大白菜该砍了吧？老婆子喝了一口酒，问老掌柜。

天怪好,再长几天吧。我已经叫人用红薯秧把虚的都捆了捆,再捂捂吧。

明儿就先拣好的砍吧,天说变就变,别教再冻到地里。

中,那中啊。老掌柜嘴上答应着,不好意思地嘿嘿干笑了笑,他想起去年,后愧没听老婆的话,想让白菜再多长几天,结果突然一场雪,把白菜冻坏不少。

老婆端起酒碗,咕咚咕咚喝了几口。一看,就是个真正的喝家儿。她把碗放到桌上,往老掌柜面前推了推,说,你再喝点吧,我把面条吃了再喝。

老掌柜看看碗里的酒还有不少,就伸手端了过来。说,今天这酒不赖,我就再喝两口。

金马寨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知道老掌柜两口一辈子没红过脸,而且知道老太太很能喝酒,但很少人见过老太太喝酒,因为她只在自己家里和老头在一起才喝,而且往往是不管有三两、二两,总是一气喝干,不就菜。高兴了会喝个一斤半斤的,从没听说喝醉过。酒量至少比老掌柜的大。

老太太娘家开酒馆,她还是小闺女时,好跑到槽房去玩,伙计们逗她,接了酒让她喝,她接过就是一口,呛了一下,她不是像别的小孩一样,放下碗就跑,而是又接着喝了几口,不想以后她天天跑到槽房去喝,伙计们笑了,这家出了个酒仙姑奶奶,要是找个不做酒的婆家,看她咋过。这话真叫说着了,她嫁给朱承训后,虽说朱家有的是粮食,可就是不会做酒。光指望买酒喝,花钱不说,人家听说娘儿们喝酒,也会说闲话。她真是个有心人,在娘家就很留心是咋做酒的,嫁过来没出二年,朱家的槽房也就开起来了,与她娘家不同的是,朱家的酒馆给乡亲们代槽,只落着酒糟就行。不管是谁,送来了斗二八升的杂粮,都可以,多了就给你单开一槽,少了就按五斤粮食给一斤酒,当时就从酒筛里起给你。那些小户人家都乐意,她为朱家又赢得了一些好名声。土改时,多少地主被斗挨打,他两口没人动一指头,只是把地分了,把果园分了,把跨院和临街的五间房分了,给他们留下了二十亩地、堂楼和东西厢房。

她还叫朱家打了井,开了菜园,当然,这也是在娘家带来的本事。老太太做事都想着一圈子人,打得开事,不知道的,都说老掌柜有本事,知道的,都服老太太的能耐。

老太太吃完了面条,又端起酒慢慢喝起来,上了几岁,不像年轻时那么个喝法了,她在品酒,也在品比树叶还稠的日子,也在品着她来到朱家的变化。土话说,娘儿们有福,银钱满屋。朱家这些年的好日子,老太太是出了不少力,不但给朱承训生养了两个儿子,结束了他们家单传的历史,还给他们开了酒馆,开了菜园,想到这儿,老太太很有些成就感,对朱承训说,老头,都说朱家祖上是捡了马蹄金发家的,咱没有得过什么外财,我看,咱的日子过得也不赖呀。

谁说我没有捡着马蹄金?你不就是我捡的一大块马蹄金吗?老掌柜显然喝